

奥斯曼帝国晚期萨洛尼卡犹太 社群现代化进程的影像研究

鲜非霏*

【摘要】犹太社群研究是犹太史中的重要领域,也是世界史的组成部分。在大流散的历史中,犹太社群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也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外部世界产生互相影响和推动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对犹太社群的研究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关注点仍然聚焦在有着相对强势文化的东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身上。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萨洛尼卡犹太社群属于中世纪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后裔,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犹太研究领域的素材,提供新的观察视角。本文通过影像材料呈现了萨洛尼卡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生存状态,他们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欧洲殖民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犹太人如何从传统和宗教性向现代和世俗化过渡。在不同的外部环境和社会网络的影响下,塞法迪犹太人走上了不同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独特的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萨洛尼卡;塞法迪犹太人;现代化;影像研究

在社会学中,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指一个社会从有宗教信仰的、农耕的和乡村社会转变为世俗的、工业的和城市社会的过程,这一理论常被用来解释从前现代社会(pre-modern)向现代社会的逐步过渡。现代化理论起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思想,他不仅重视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内部动力,同时也假设发达国家在用自身经历过的方式帮助传统国家发展。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生于 16—18 世纪,起源于欧洲西北部,尤其是英格

* 鲜非霏,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犹太研究硕士,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希伯来语专业教师。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兰、荷兰、法国北部和德国北部，与资本主义和新技术的爆发密切相关。从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现代化进程传播到了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影响了东方传统和欠发达的地区，如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巴尔干半岛。帝国后期的港口犹太城市萨洛尼卡(Salonica)^①就处在当时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

由于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爆发，现代化总是与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和城市化(urbanization)同时出现。新兴产业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开发，更先进的基础设施都为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打下了基础。技术的发展使广泛的社会变革成为可能，并且催生了更多的工业、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现代化也与世俗化(secularization)紧密相关，正如哈贝马斯所说，韦伯认为关注现代化就要理解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世俗化的过程，以及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带给人们普遍的“清醒和不抱幻想”(disenchantment)^②，他认为这些变化是对世界的新的思考方式^③。在理性化的影响下，人们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的传统，重新思考他们的历史并重建当前的世界。根据这一理论，传统和宗教信仰、文化特质通常会随着理性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而变得不那么重要。另外，殖民化(colonization)也常常与现代化相伴出现。在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帮助下，人们更加渴望探索广阔的世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本土的社会变革。现代化理论不仅强调变化的过程，还重视对变化的反应。世界各地建立起许多殖民地，激发了殖民的反对力量——民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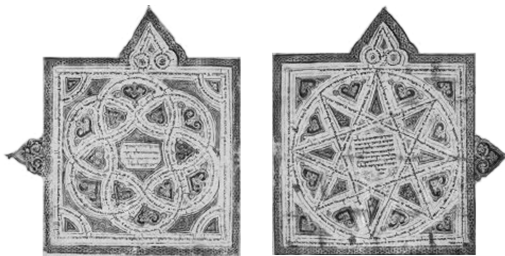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萨洛尼卡，犹太社群经历了上述相关方面的许多转变。本文旨在从前人较少采用的影像研究的角度展现奥斯曼帝国后期萨洛尼卡犹太社群的现代化进程。

许多学者对巴尔干半岛犹太人的现代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涵盖的领域有政治变革、社会运动和城市转型。随着学术视角逐渐开始多元化，19 世纪摄影技术的兴起使得视觉影像资料也成了研究素材。但是，由于对新技术和可视化技术所持的不同态度，直到 20 世纪中叶，巴尔干乃至中东地区的摄影知识和史料都是零碎的。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相比，该地区是摄影领域的后来者，照片的发行量也很低。正如卡尔·卡瑟(Karl Kaser)所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东正教和穆斯林人口对人体形象化，特别是对上帝和宗教尊者的形象化持消极否定的态度。19 世纪末颁布的一项帝国法令禁止在奥斯曼帝国

① 现在的希腊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

②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2.

③ 参见 John J. Macionis, *Sociology* (Boston: Pearson, 2012), 88。



引入或出售上帝或穆罕默德的画像,同时也禁止出售穆斯林妇女的画像。尽管当局最终批准了制作人像的照片,但与东正教徒相比,穆斯林对影像技术所持的保留态度明显更强,而东正教在这方面则比天主教更为保守。^①直到1900年以后,照片的产量才开始显著增加。

摄影技术的发明碰巧与西化改革——坦志麦特改革(Tanzimat)同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将这项新技术视为现代性和进步的象征。皇家对摄影的兴趣促进了摄影档案馆的蓬勃发展。对此,卡尔·卡瑟描述道:有趣的是,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Abdülaziz)和他的继任者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hamid)成为奥斯曼帝国摄影领域的赞助人。阿卜杜勒哈米德甚至在帝国军事工程学校中开办了摄影工作室,在他统治的时期,摄影收藏达到了顶峰。^②

这些档案摄影集主要涵盖了三个方面:一是王室肖像和家庭肖像,反映了西方人的东方情结和帝国东部上流社会的西化趋势;二是展现工业化、城市化和殖民化的风景和古迹的照片;三是记录新兴产业、新职业和技术发展、社会变化的纪实影像。

笔者从三个档案馆中选择了用于此次影像研究的照片,第一个是“约瑟夫和马吉特·霍夫曼犹太明信片收藏集”(The Joseph and Margit Hoffman Judaica Postcard Collection)^③,为纪念收藏者约瑟夫·霍夫曼及其妻子马吉特·霍夫曼,它被捐赠给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曼德尔犹太研究所的民俗研究中心。两人出生于德国,生前居住在美国、瑞典和以色列。该收藏集包括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大部分在西欧、东欧、美国以及部分在巴勒斯坦和北非印刷的大约7000张明信片。明信片主要涉及犹太人的社区和公共生活、犹太人的社群和肖像、犹太艺术、犹太教堂和仪式用品,还有犹太新年贺卡以及犹太和圣经艺术作品。

第二个收藏集来自伊扎克·本·兹维档案馆(Yad Yizhak Ben-Zvi)^④,重点内容反映了以色列地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定居点的历史以及东方犹太人社群,影像集内容涉及家庭、社区、传统习俗、风景和初创企业。本文中涉及两个相册的照片,分别是YBZ.0189号影集(名为“Yehuda Chaim Aharon HaCohen Perahia”)和YBZ.0232号影集(名为“The Jews of Salonica”)。

^① 参见 Karl Kaser, “Visual Studies: Their Potential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in *Ottoman Legacies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terranean: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Compared*, eds. E. Ginio and K. Kaser (Jerusalem: The European Forum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2013), 43-44。

^② 同上,44。

^③ 参见 http://hudd.huji.ac.il/logon_hu2.aspx?project=HOFFMAN。

^④ 参见 <http://www.israelalbum.org.il/>。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第三个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①，在照片、印刷和绘画部门中，有一小组照片反映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犹太萨洛尼卡城。

在下文中，笔者将利用这些影像材料从四个角度来研究奥斯曼帝国后期萨洛尼卡犹太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包含犹太人作为东方“异域风情”，西化的城市景观和古迹的保留，新兴职业和组织的出现，以及家庭、社群和个人肖像。

一、犹太人作为东方“异域风情”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反映东方异域风情的中东照片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正如泽伊内普·塞利克(Zeynep Celik)和埃德姆·埃尔旦(Edhem Eldem)所言，东方主义的摄影是这场热切关注的核心，受到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启发，摄影活动开始与殖民话语体系进行理论对话。^② 在大范围的影像档案库中，第一阶段的一些材料展示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③、殖民统治的过程以及社会文化的融合和分化，这些资料着眼于殖民地政治思想、政策和共有社会价值观之间的灰色地带。

伊斯兰法律规定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享有与其他非穆斯林团体相同的权利，他们和基督徒一样被视为“迪米”(dhimmis)。贝亚·莱克维兹(Bea Lewkowicz)描述到，“迪米”身份赋予了他们一些特权，在奥斯曼帝国的米利特(Millet)制度下，每个社区都被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内部自治权，这对于生活在异国的犹太社群非常重要。^④ 在16世纪初期，犹太人口占萨洛尼卡的大多数，他们围绕犹太教堂组织起来，每个社区都是自治的，有自己的领导人、拉比和法庭。许多犹太领导人不仅在犹太社区中受到尊重，而且在地方法院和政府部门中也能享有名誉。

拉比亚科夫·梅尔(Rabbi Yaacov Meir)在萨洛尼卡犹太社区担任了12年领导人。照片(见图1)拍摄于20世纪初，照片上拉比亚科夫·梅尔从一辆马车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他穿着宽阔的黑色斗篷，袖口宽大，戴着土耳其毡帽，将大号的装饰头巾缠在外面。背景是由士兵组成的铜管乐队在向他致敬。

① 参见 <https://www.loc.gov/>。

② 参见 Zeynep Celik and Edhem Eldem, *Camera Ottomana: Photography and Moderni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40-1914* (Istanbul: Koc University Press, 2015), 10。

③ 参见 <https://www.loc.gov/item/2014704940/>。

④ 参见 Bea Lewkowicz,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Salonica: History, Memory, Identity* (London, Portland, OR: Vallentine Mitchell, 2006),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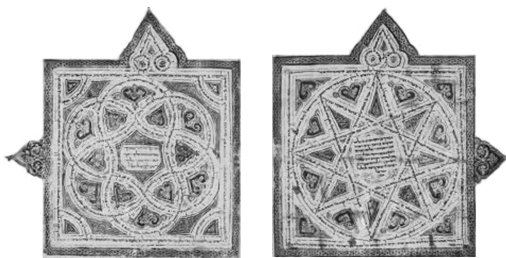


图1 拉比亚科夫·梅尔在希腊独立周年纪念日上

即使奥斯曼帝国一直将萨洛尼卡的犹太社区视为一个整体,那里的犹太人也花了将近 300 年的时间才建立起一个中央犹太政府和机构,以集体的名义代表萨洛尼卡犹太人,同时通过机构层面的政策阐明犹太身份和界限。

第二阶段的资料中,其他一些文化也进入了这个地区,例如赞助商、各类媒体、旅游业以及西方对奥斯曼帝国多样性和“异域风情”的消费需求。泽伊内普·塞利克和埃德姆·埃尔旦在《奥斯曼影像》(*Camera Ottomana*)一书中提到,遥远的奥斯曼帝国东方省份提供了丰富的区域地理,社会和文化差异以及城市和建筑种类,这些地区的照片展示了它们与西欧的不同,突出了它们的异域情调。^①

制造业、运输和传输技术的兴起使得许多西欧国家可以制作并保存大量描述东方人物和风景的明信片,卡瑟(Kaser)认为这些明信片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中起着特定的作用^②,展示了东方地区的特质,用来迎合西方观众,寻求异域情调。这些异域情调包括传统服饰、东方人物的摄影姿势和东方艺术形式。图 2 所示的明信片描绘了一对老派犹太夫妻坐在萨洛尼卡一家咖啡馆的桌子旁。他们身穿传统服装,女人穿着得体,裹着头巾;男人穿着讲究的套装,打着领带,戴着圆锥形的毡帽。图 3 展示了萨洛尼卡一个富裕的传统犹太家庭,他们一男四女站成一排,男人站在中间。他们都穿着讲究:男人穿着西装,头戴毡帽,四名妇女穿

^① 参见 Zeynep Celik and Edhem Eldem, *Camera Ottomana: Photography and Moderni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40-1914*, 210。

^② 参见 Karl Kaser, “Visual Studies: Their Potential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4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着相似的传统服装,披着被称为“卡皮塔那”(capitana)的短上衣,头上戴着发网(cofia)。



图2 萨洛尼卡的老派犹太夫妻



图3 穿着传统服装的萨洛尼卡犹太人

异域情调也体现在东方人的传统习俗或已过时的职业中。笔者选择了体现萨洛尼卡犹太人几种传统职业的照片,图4是萨洛尼卡的一名犹太拉比的肖像,他穿着传统的服装,富贵而讲究,带条纹的安特利(antari)长衫在腰间束紧,最外层是覆盖了肩膀和手臂的长袍。长袍上有衬着毛皮的卡夫坦(kaftan),表明他的地位很高。他的头上戴着一个圆顶硬礼帽,帽子的下部装饰着一个冠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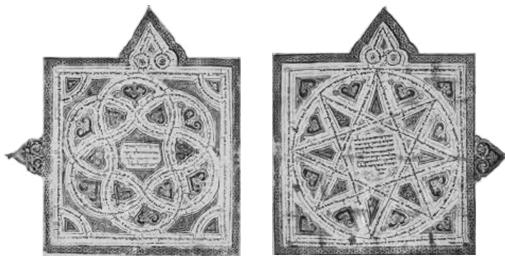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图4 穿着传统服装的萨洛尼卡犹太拉比

图5是来自萨洛尼卡的三个犹太水果贩,照片上可能是一位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穿着传统服装,戴着毡帽。在左边,留着长胡子的父亲和一个男孩拿着柠檬,右边的男孩拿着用来研种子的杵,面前摆着一篮种子。



图5 萨洛尼卡的犹太水果贩

图6是萨洛尼卡的一位老犹太搬运工的照片,他坐在箱子上,正在休息。他留着长长的白胡须,头上戴着头巾,穿着传统服装,打着赤脚,左手握着一根结实的绳索,用于拎货物。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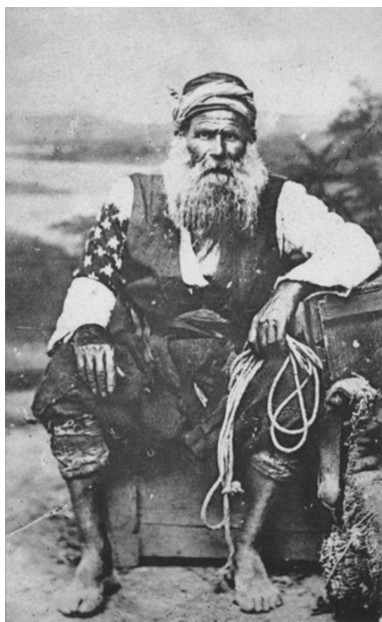


图6 在休息的犹太搬运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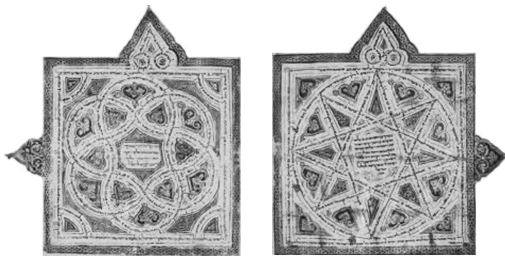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在笔者看来,对异域情调的追求是西方人对东方和东方人的异类化过程,存在于帝国东部开展工业化之前的时期。根据卡瑟的观点,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玛丽亚·托多罗娃(Maria Todorova)的“巴尔干的想象”解释了这个异类化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与西方对立的东方如何被“东方化”,以及巴尔干地区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半文明和半发展的状态,这些自1900年以来越来越成为西方文化界的关注点。^①

二、西化的城市景观和古迹的保留

在西方工业化和经济繁荣开启数十年之后,人们开始向东方开拓市场,扩展贸易。奥斯曼帝国后期,位于巴尔干地区的主要城市都经历了“去奥斯曼化”的过程。根据卡尔·卡瑟的观点,奥斯曼独有的城市结构在短时间内几乎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欧洲风格的城市结构。^② 犹太萨洛尼卡城的欧洲风味相对较淡,但仍然出现了受法国建筑风格影响的现代元素,如图7中的公共建筑和空间、图

^① 参见 Karl Kaser, “Visual Studies: Their Potential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48。

^② 同上,44—45。



8 中的电车轨道,以及已经出现了图 9 中的汽车作为交通工具。



图 7 萨洛尼卡共和广场一角



图 8 萨洛尼卡自由广场前的电车轨道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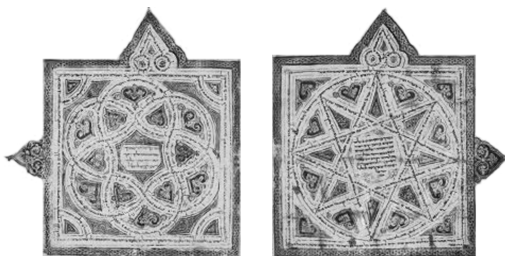
图9 萨洛尼卡码头主街道上的汽车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萨洛尼卡城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旧城的大部分,经历了城市的重建,通过修建新码头、新街道开始了城市构造的现代化,保罗·杜蒙(Paul Dumont)写道,这里建起了一整套行政大楼、军营、学校、医院、时尚酒店和餐馆、公园以及城市交通。^①到19世纪末,大部分的修筑计划都已完成。图10所示的这家犹太和希腊医院于1907年投入使用,它可能是那时候萨洛尼卡城最好的医疗机构,由赫希·格鲁斯(Hirsch Gereuth)男爵的夫人克拉拉资助修建。明信片展示了医院的外观,大门后面站着几名身着传统服装的犹太人。



图10 赫希医院

^① 参见 Paul Dumont, "Salonica and Beirut: The Reshaping of Two Ottoman Citie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Ottoman Legacies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terranean: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Compared*, eds. E. Ginio and K. Kaser (Jerusalem: The European Forum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2013), 192。



在图 11 中,有一个面包店,我们可以在面包店的招牌上读到希腊语,意思为“Demetrios G. Marousis 的电面包厂”。面包店的入口处有很多人在等候,他们有的穿得像欧洲人,有的穿着传统服装,头上戴着毡帽。



图 11 萨洛尼卡一个面包店的门口

图 12 展示的是一个花园,由大门、柱子和护栏围着,门旁站着两个男人,背景是花园中的树木。图 13 描绘了一个三层楼的建筑,在一楼面向人行道的部分有很多大落地窗,应该是餐厅或咖啡馆,餐桌摆在人行道上,受到西欧建筑设计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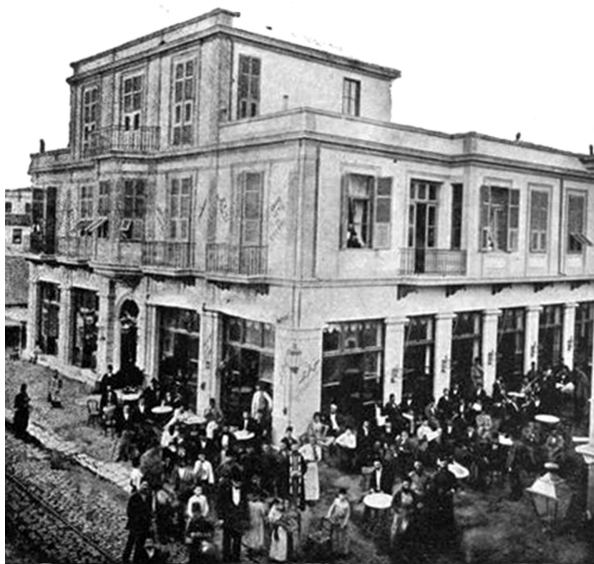


图 12 萨洛尼卡 Botchinar 公园入口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Grand Hôtel d'Égypte et un Café du pays à Salonique.

图 13 萨洛尼卡的埃及大饭店和一间咖啡馆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萨洛尼卡地区建起了铁路网,据保罗·杜蒙称,这不仅增强了马其顿港口与伊斯坦布尔和欧洲首都之间的联系,而且增强了内陆农业腹地与城市中心之间的联系。^① 外国势力开始对马其顿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除了连接港口和腹地的铁路线以外,新的城市交通系统为企业家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统一。

1900 年左右,犹太萨洛尼卡城的人口约为 12 万。人们在富饶的农业腹地种植谷物、果树和蔬菜,换取财富。萨洛尼卡还是棉花、丝绸、羊毛和其他高利润产品(如油料作物)的生产地,并且还可以依靠采矿业发展工业。有了天然的港口(如图 14、图 15 所示),萨洛尼卡码头以及大型码头附近的民用建筑都开始扩建。萨洛尼卡城为农业腹地发挥着贸易前线港口城市的作用,丝绸生产和烟草种植推动了经济繁荣。图 16 所示的一座三层工业建筑,入口处有拱形窗户和一个岗亭,工人排着站立在建筑前。在 20 世纪初,它是萨洛尼卡最大的烟草生产公司之一。

^① 参见 Paul Dumont, "Salonica and Beirut: The Reshaping of Two Ottoman Citie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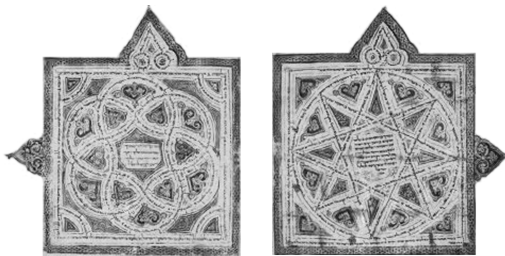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图 14 萨洛尼卡港



图 15 萨洛尼卡港口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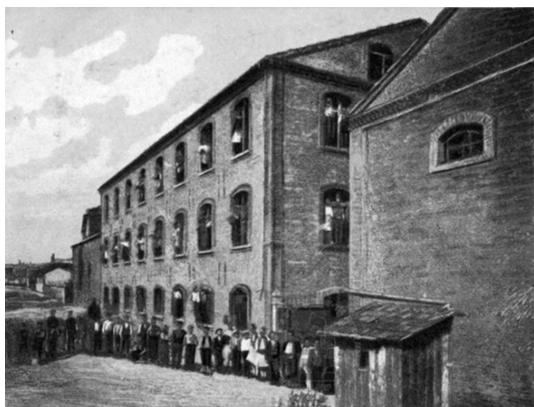


图 16 萨洛尼卡烟草专卖制造厂

对于上述的萨洛尼卡现代化进程,奥斯曼帝国是城市转型的主要参与者,然而,它并不是唯一的驱动力。保罗·杜蒙指出,一些其他的机构和社会团体(见图 17)在设计和筹资将传统城市转变为现代资产阶级城市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用。^① 仅仅在 20 世纪初,萨洛尼卡就展现出了它的现代和繁荣——煤气公司、供水系统、有轨电车网、市政学校和合理的街道结构(见图 18),以及各种卫生设施^②等。



图 17 萨洛尼卡市政当局街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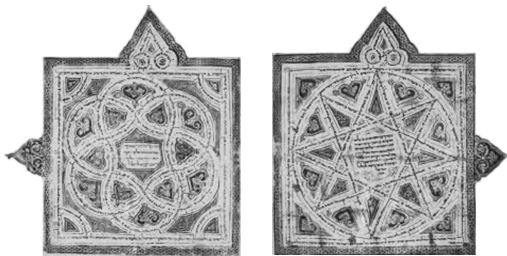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图 18 萨洛尼卡码头景观

(照片中是主街和电车轨道,右边是两个带有圆形拱顶的奥斯曼风格建筑,左边是一个一楼有路边咖啡馆的欧式建筑)

除了工业化和经济因素外,萨洛尼卡在此期间的快速城市化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奥斯曼帝国各个地区的移民涌入,奥利·梅隆(Orly C. Meron)指出,这些移民是来自马其顿中西部的工人,他们被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建筑业吸引,19

^① 参见 Paul Dumont, "Salonica and Beirut: The Reshaping of Two Ottoman Citie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194。

^② 参见 <https://www.loc.gov/item/2017668750/>。



世纪 90 年代反复发生的火灾摧毁了萨洛尼卡城的很多地方,使得大量的新建筑拔地而起。^① 图 19 是“战神广场”(Champ-de-Mars)上一些犹太人的照片,他们穿着传统服装,围坐成一圈,旁边是行李,他们就是 1917 年萨洛尼卡城大火中那 7 万无家可归的灾民。



图 19 萨洛尼卡大火后的犹太灾民

尽管这段时间内城市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但直到 19 世纪末,萨洛尼卡仍保留着一定数量的地方特色。根据保罗·杜蒙的说法,萨洛尼卡看起来并不那么西化,如果在 1900 年左右从海上看这座城市,它还像是典型的土耳其小镇,白色宣礼塔点缀着城市景观,新建的港口和码头并没有掩盖住后面山坡上的传统小镇。^② 在图 20 中,有瓦块铺成的房屋屋顶,背景中是教堂的圆顶,左边是清真寺的尖塔。图 21 塔及其脚下的墓碑石,这些石头被用来铺砌萨洛尼卡的街道,同时也用来造墓碑。图 22 是描绘萨洛尼卡传统商业街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小巷,两侧是小商店,几个犹太人正提着货物在巷子里走,他们身穿传统服装,头戴毡帽。图 23 是从山上俯视萨洛尼卡最古老的一处墓地。

^① 参见 Orly C. Meron, “Jewish Entrepreneurship in Salonica,” in *1912-1940: An Ethnic Economy in Transition*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1), 19。

^② 参见 Paul Dumont, “Salonica and Beirut: The Reshaping of Two Ottoman Citie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19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图 20 萨洛尼卡希腊式教堂的城市景观



图 21 萨洛尼卡白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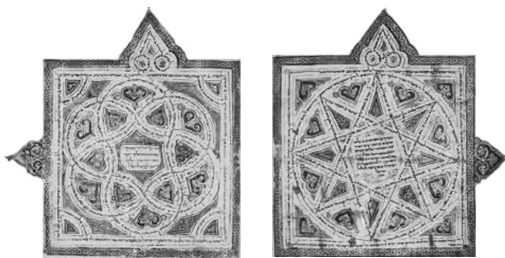


图 22 萨洛尼卡商业街



图 23 萨洛尼卡最老的一块墓地

三、新兴职业和组织的出现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萨洛尼卡城出现了许多官僚机构和配备的一套指挥系统,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表示了官方对社会和经济进步以及对西方现代性的渴望。保罗·杜蒙描述到,萨洛尼卡受捐建立了一座皮带兵营、一所高中、几座纪念钟、在新建的清真寺前竖立的几座钟楼、一个法式装饰喷泉、一家医院,以及一个用于管理第三集团军的军事宫殿。保罗·杜蒙注意到,城市里到处是银行,现代化的百货商店和市场,活跃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为公立学校、宗教建筑、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大型医院和社交俱乐部的修建提供了资金,新建的城市郊区也满是财富和奢侈品。^① 在萨洛尼卡,主要的大道两旁都是由当时最有才华的建筑师设计的别墅。

图 24 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维塔里亚诺·波塞里(Vitaliano Poselli)于 1880 年左右按照新古典主义风格设计的阿拉蒂尼(Allatini)别墅,两层楼的别墅被一个大花园所环绕,是萨洛尼卡最有名的建筑之一,曾是意大利犹太人阿拉蒂尼家族的住所。1909—1912 年,这栋别墅充当了被放逐到此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ul Hamid II)的避难所。右上角是苏丹的画像。图 25 是具有欧洲风格的两层住宅,带有阳台和廊柱。图 26 是一些穿着不讲究的犹太学校里的孩子,他们围着围脖,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等待着中间大锅里的饭菜。



图 24 阿拉蒂尼别墅和苏丹哈米德二世



图 25 萨洛尼卡码头新区的建筑

^① 参见 Paul Dumont, “Salonica and Beirut: The Reshaping of Two Ottoman Citie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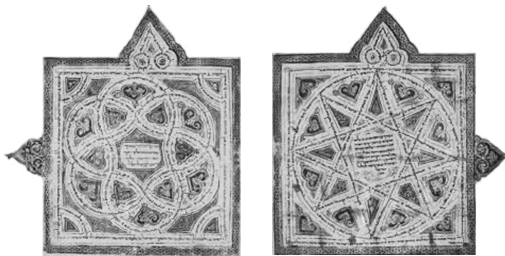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图 26 犹太联盟学校的穷孩子们

20 世纪初,萨洛尼卡人口众多,人口结构多元,人们已经开始从事新兴的经济活动,同时仍然忠于传统职业(见图 27)。促进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卫生条件的显著改善,正如保罗·杜蒙提到的,1837 年的萨洛尼卡是最早在咖啡馆中配备临时检疫站的奥斯曼城市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还配备了更多的医疗资源,包括数家医院、医学院和大量的医生。^①图 28 所示的是一幢两层建筑,建筑上用拉迪诺文^②和法文写着医院的名字,右上角是医院创始人埃斯顿(M. Eastern)博士的照片,该医院建于 1903 年 5 月 3 日。图 29 是拉迪诺语小册子的封面及埃斯顿博士的肖像。



图 27 萨洛尼卡的犹太报童

^① 参见 Paul Dumont, “Salonica and Beirut: The Reshaping of Two Ottoman Citie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190。

^② 塞法迪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语方言,是希伯来语与西班牙语的综合变体。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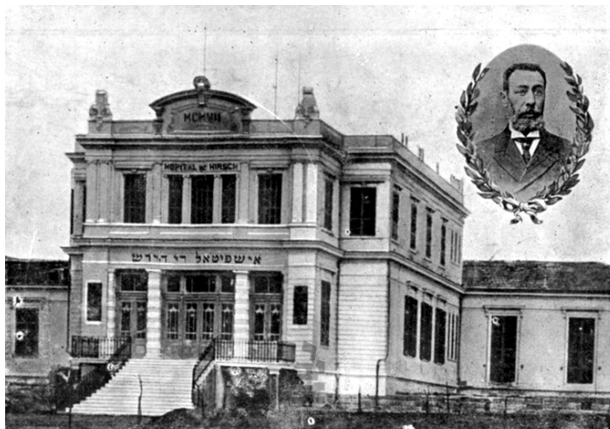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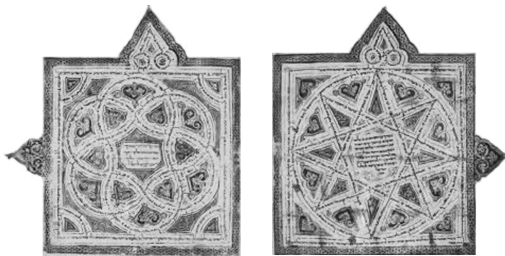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图 28 摩西·赫希男爵医院的建筑和埃斯顿博士



图 29 拉迪诺语小册子的封面(a)及埃斯顿博士的肖像(b)

犹太企业家精英们具备广泛的商业经验、语言技能和丰富的民族资源,在奥斯曼帝国的各民族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同时还帮助马其顿地区融入世界经济。根据奥利·梅隆的说法,与该地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相比,犹太人与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以及欧洲上层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而其他一些民族则常被怀疑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有俄国的庇护或是有希腊公民身份而对奥斯曼帝国不忠。犹太人对奥斯曼帝国却是众所周知地忠诚,这将有利于他们在商业和制造业上的发展。^①

① 参见 Orly C. Meron, "Jewish Entrepreneurship in Salonica," 22。



萨洛尼卡港是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可得的最后一个出海口,具有深厚的战略意义。当局将犹太工人视为穆斯林工人和希腊工人合适的替代品,犹太人在 19—20 世纪之交开始涌入萨洛尼卡,而希腊工人被视为希腊民族国家的同谋势力,试图控制港口。奥利·梅隆所描述的犹太工人在港口管理和劳工聘用方面得到了帝国官方的支持,工人数量庞大,完全满足港口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同时,官方还为这些犹太人组织培训,让他们具备欧洲语言的知识,使他们能轻松胜任港口的较底层管理工作。萨洛尼卡港口逐渐成为犹太人创业的地方,从仓库和船只所有者到水手、装卸工人、搬运工等半技术工种,再到海关文员等服务性工作,犹太经济和港口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模式。^①

同时,企业网络关系通过家庭联系得以维持,家庭联系又通过缔结婚姻得到加强。奥利·梅隆指出,阿拉蒂尼家族利用其与莫迪亚诺、费尔南德兹、米兹拉希和托雷斯家族的婚姻关系来扩展商业网络,扩大资本基础,并鼓励家族内部的财富转移。^② 图 30 是萨洛尼卡的一家磨坊,是位于港口附近的一栋五层建筑,船停靠在港口平台附近。工厂为该地区最富有的犹太商人阿拉蒂尼家族所有,家族拥有的资产包括银行、烟草厂等。图 31 是摩西·莫迪亚诺的肖像,他来自犹太银行家族。由于这些犹太家族企业,当地企业才有机会参与欧洲竞争,并在萨洛尼卡各行业中获得更高的地位。



图 30 萨洛尼卡的阿拉蒂尼家族磨坊(帝国最大的磨坊)

① 参见 Orly C. Meron, “Jewish Entrepreneurship in Salonica,” 30-31。

② 参见 Orly C. Meron, “Jewish Entrepreneurship in Salonica,” 2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图 31 萨洛尼卡的摩西·莫迪亚诺

1929年《希腊义务教育法》颁布前,犹太社区中仍然保留着犹太传统教育。奥利·梅隆提到,除了犹太联盟运营的9所学校和10所帝国公立学校外,萨洛尼卡有8所犹太私立学校,学校用社区领袖的名字命名,包括塞勒姆(H. Salem)、莱昂·加泰尼奥(Leon Gattegno)、伊扎克·埃尔切(Itzhak Altchek)、哈伊姆·平托(Haim Pinto)、伊扎克·贝纳尔都(Itzhak Benardout)和摩西·卡泽(Moise Kazes)。联盟系统包括各级学校:幼儿园、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由犹太社区经营,并且得到国家支持的学校包括8所小学和9个托儿所,总计约2800名学生。^①犹太社区学校的清单还包括职业学校和女子学校,或两者的结合。在这类学校中,犹太女孩主要学习针线活,例如缝纫、刺绣和制帽。缝纫课属于萨洛尼卡老城儿童福利中的一项,由希腊当局与美国红十字会合作开展。^②在图32中,一所农业学校的校园中有学生、老师和马车,背景里的入口处有一个拱形门。

① 参见 Orly C. Meron, "Jewish Entrepreneurship in Salonica," 48。

② 参见 <https://www.loc.gov/item/2010648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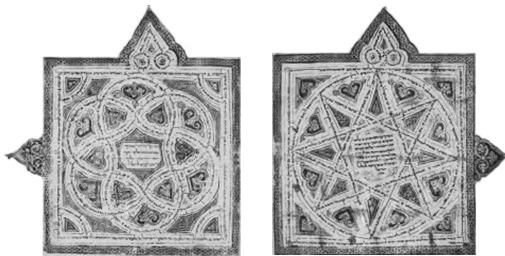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图 32 萨洛尼卡农业学校

新技术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激发了犹太人从事与商品贸易相关的新兴职业。出现的新的商机包括打字机、摄影仪器和电影设备的制造,以及生产、运输、销售蜡烛的蜡贸易。伴随上述社会变革的还有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转变,即理性化价值趋向,用理性代替人的情感和传统价值观作为社会行为的推动力。这种理性是指设定目标并采取有效行动来实现目标,上述的官僚机构、城市规划和职业学校等新兴组织和职业的出现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四、家庭、社群和个人肖像

在社会学批判理论中,社会的现代化是与个人理性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而理性化的过程又与个体独特思维方式的发展有关。随着社会内部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个人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取代家庭或社群成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萨洛尼卡,犹太社区是公共法律框架和教育部管辖下的实体,它不仅是一个以犹太会堂为基础的宗教集合(见图 33),而且在每一个犹太人个人的生命周期中也发挥着各种作用。根据贝亚·莱克维兹的说法,作为组织的犹太社区发挥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通过提供教育、福利、社会活动、宗教仪式等相关服务将萨洛尼卡的犹太人联系起来;二是在发挥上述作用的过程中界定什么样的人 是社群成员且有权参加其活动。该社区由各种各样的成员组成,他们可以选择是否参与以拉比为中心的的父权制组织生活(见图 34)。犹太社区是一个集体主义组织,上百名志愿者努力工作并希望能为社区作出贡献。这种生活方式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直到犹太人与外族人的通婚数量增加,现代化进程才开始动摇固有的社群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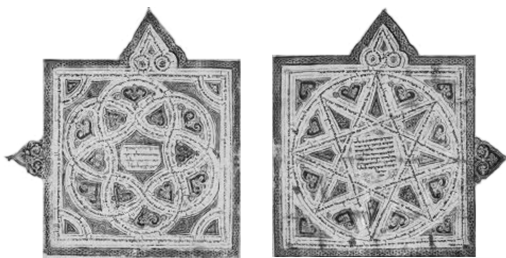


图 33 萨洛尼卡犹太大会堂



图 34 古墓委员会成员和拉比哈维(左三)

犹太人的家庭结构也是父权制的。在犹太家庭中,丈夫拥有妻子的充分认可和尊重,父亲享有子女的关注和爱戴。妻子与丈夫不是平等,而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但妻子也会得到丈夫的尊重、爱和温柔的对待。迈克尔·莫尔霍(Michael Molho)指出,在家中,妻子有自己领域的控制权,可以用她喜欢的方式经营家庭,并且要令丈夫满意。一个合格的母亲或是妻子要根据自己的分工严格履行家庭监护人的义务,为家庭的繁荣作贡献。为了完成好这些家务事,她只能长时间待在家中,在女儿的协助下打扫房子、洗衣服、缝衣服、抽水、烤面



包、做饭、照顾年幼的孩子等。^① 图 35 展示了一个家庭的几代犹太妇女：她们身着传统服装聚在院子里，其中一名妇女站立着（可能是祖母），两名年轻妇女坐在椅子上，一个女孩和两个婴儿坐在地板上。



图 35 萨洛尼卡的犹太妇女

犹太妇女作为家庭核心成员并没有太多宗教职责，她们没有去教堂的义务。根据迈克尔·莫尔霍的说法，妇女要在家中腌制肉类，并将用于肉食和奶制品的食具炊具分开，只有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的时候，她们才会参加犹太会堂的祈祷。^② 图 36 描绘了萨洛尼卡一个古老的犹太仪式：在犹太教堂的入口处，有几名犹太妇女在协助公共礼拜。犹太教堂只有一个供男人使用的大厅，妇女坐在外面，远远地聆听祷告（根据犹太教法，男女在犹太教堂中是分开的）。妇女身穿传统服装，戴着头巾。



图 36 萨洛尼卡正在举行古老犹太仪式的教堂门外

^① 参见 Michael Molho, *Tradi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Sephardic Jews of Salonica* (New York: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ephardic Studies and Culture, 2006), 145。

^② 参见 Michael Molho, *Tradi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Sephardic Jews of Salonica*, 15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几个世纪以来,犹太妇女在萨洛尼卡社群中的角色变化不大,甚至到 20 世纪中叶,她们仍然只在传统家庭中发挥有限的作用。

在后殖民时期,现代化的进程融入了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家庭观念的转变、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性别和代际角色的转换。个人主义促进了个人目标的达成和欲望的满足,个人重视独立性,自力更生,主张个人利益优先于集体利益。随着犹太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和社会精英群体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受到了来自社群外的尊重和纪念(见图 37、图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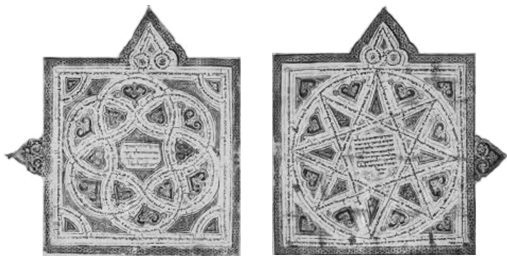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图 37 雅各布·沙乌勒·莫迪亚诺的肖像(莫迪亚诺家族是萨洛尼卡有名的银行家族)



图 38 伊扎克·沙乌勒·阿马利里奥肖像

五、结论

本文通过影像研究犹太萨洛尼卡的城市转型,西化景观和地标的出现,个人肖像、家庭和社群状况,对犹太人在萨洛尼卡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多方面的呈现。影像资料所展现的有:东方主义如何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发挥作用;工业化如何向东方传播,并且促进了犹太萨洛尼卡城的城市化;伴随着现代化,犹太传统社群如何在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突破传统职业和生活方式,发展实



业贸易,形成“港口犹太人”^①这一独特的群体;个人主义如何逐步取代了犹太社群的传统价值观念,使得一些重要个人对社群产生深刻影响。这些照片提供了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犹太人在萨洛尼卡的生存图景,凸显出现代性这一世界史的重要课题在犹太社群中发挥的作用。

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作为塞法迪犹太人的萨洛尼卡犹太社群经历了不同于东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现代化进程。东欧犹太人在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犹太人内部的“哈斯卡拉”启蒙思想运动使人们获得理性主义的价值观,推动传统社群向世俗化和现代化发展,从而更加融入外部环境,但思想运动收效甚微,甚至使不少犹太人在保守传统和融入现代之间进退两难,体验到内在价值的撕裂,从而产生了精神和心灵危机。而以萨洛尼卡犹太社群为代表的塞法迪犹太人则走上了另一条更为实际的道路,在不断发展的现代工商业和贸易中获得一席之地,在欧洲国家殖民主义带来的机会和奥斯曼帝国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通过发展实业实现个体和社群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似乎比东欧“思想犹太人”的现代化更为顺利。后来的犹太企业家精神和名扬世界的犹太商贸家族也就从这一群塞法迪“实业犹太人”中发展而来。

^① 参见 David Sorkin, “The Port Jew: Notes Toward a Social Type,”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50 (1999): 87-97。